



新都市童话系列之一

陈灵之著 万卷出版公司

魂断

CRAZY NIGHT

安冰

新都市童话系列之一

魂断 安冰

陈 灵/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

© 陈灵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魂断安冰 / 陈灵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4.3
ISBN 7-80601-626-0

I. 魂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5714 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07mm

字 数: 325 千字

印 张: 17.5

印 数: 1~10 000 册

出版时间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业宏 梅菊

装帧设计: 张业宏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 孙明慧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定 价: 22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3 23284454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一般对于三十出头的女人来说，汽车的外观和安全性能是她们的首选，所以当周晓坡把欧宝旗舰欧美佳驶离市区，驶向去奇门镇的公路时，出于职业本能向朱丽花宣扬起欧美佳的安全性能来。

去奇门镇的路面平坦，路边立着两排葱郁的白杨树，来往车辆较稀少，偶尔有几只自由的鸟儿欢快地从瓦蓝的天空飞过，平添几分郊外的清新，十分适合试车。周晓坡不知往返这条路有多少次了，面对的顾客也是形形色色、性情各异，凭着他三年来做汽车销售的经验，身旁这位气质颇佳的职业女子如不出意外的话，车是买定了的，他的心情格外轻松，一脸的神采飞扬。

“行了行了，你向我吹嘘这车的好处已经够多的了，路两边的风景多好，说点轻松的话题啊？”朱丽花佯装不满，她打断周晓坡喋喋不休的介绍埋怨道。

在兴头上被突然打断，周晓坡心里有点儿不悦，但旋即笑道：

“你看我只顾自话自说了，呵呵，不知朱小姐对音乐是否有兴趣？”

“那当然了，我喜欢听轻松自然的音乐，比如爵士和布鲁斯，平常工作累了，喜欢长时间地泡在浴缸里听 Bill Evans 的三重奏。”

朱丽花脸上漾上迷人的笑容，声音淡雅而充满着诱惑。

周晓坡却似乎不解风情，三句话不离本行地接话道：

“这就对了，这车里的音响绝对是目前最先进的汽车专业音响，你看，音响系统的控制利用方向盘上的操作键即可完成，可惜我没准备张爵士乐 CD，但这里有爱尔兰《神秘园》专辑，你听听看吧，绝对 hi-fi。”

“喂！不会吧，又来，又是你的车！”

朱丽花修长的眉毛一扬，立刻大声抗议道。

周晓坡暗地里颇有些得意地笑道：

“错！朱小姐，这车应该属于你了，也只有像你这样气质优雅的白领丽人才有资格开这欧美佳的，身份和尊贵的象征啊！”

“是吗？要是我不买呢？”

朱丽花故作姿态地威胁道。她的眼睛格外闪亮，看得出，她今天的心情非常

不错。

“不买也没事的，难得有机会和你这么有吸引力的女人结伴而行，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啊。”

周晓坡很适时地调笑道，他懂这单身女人的心思。从上个月朱丽花第一次来车行选车起，他就隐约感觉到她对她的兴趣超过了对车的兴趣。

时值初秋，黄昏里夕阳洒落，路边的大片桃林泛黄的叶片被秋风吹拂得时起时落，在风中四散飘扬，景致奇美，朱丽花怦然心动，对周晓坡说：

“喂，小周，如此难得的秋日黄昏，不如把车开到奇门镇去玩玩吧？”

“太晚了吧？我们试完车立刻得赶回公司啊，老板还急着等消息呢。”

周晓坡不失时机地试探。

“怎么？怕我不买啊？我订金都付了。你给你老板去电话好了，就说车我已经要了，钱明天一早就打到你们账户上去。这样行吧，吃了定心丸了吧？”

朱丽花其实早就看中了这辆纯蓝的欧美佳，之所以一直迟迟没买，不过是想多几次和周晓坡接触的机会而已。

“呵呵，谢谢！谢谢朱小姐，可是，这就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啊？”

周晓坡一脸的狡黠。

“你这人也太精了点吧？既然是我提出来的，晚饭一定是我请了。”

朱丽花一眼就能看穿他的心思，不知怎么的，她还就喜欢他这种处处透着机灵的小男人气。

“汗颜汗颜，可毕竟我是小职员，你是大经理，境况不同啊，我要换了是你，别说请吃一顿饭，就是天天请你吃饭我也开心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请你吃饭是天经地义的喽？”

“哪里话？这么好了，等这个月底工资一发，我立刻回请你好了。”

周晓坡突然变得豪爽起来。他心里早算计好了，像朱丽花这么漂亮的单身女人，身边一定少不了是一大帮围着她打转的有钱男人，抓住这个机会和她交往上，以后她的朋友要买车还不都得找他吗？

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二，只够上两次高档餐厅，但他销售一辆车就有百分之一点五的提成，如果一年销售额能完成九百万，公司还会奖励一套半价的三居室新房，眼下周晓坡正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，他可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有助他成功的好机会。

奇门镇坐落于安冰市的西南面，离市区大约三十公里，奇门山顶有大片的枫树林，每年深秋枫叶转红的季节，是赏红叶的大好去处，奇门镇也因此而得名。

车在半道上换了朱丽花来开，朱丽花也不顾什么磨合期，意气风发地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十多分钟就赶到了镇上，他们来到奇门镇最好的枫门酒店。

点了几道特色菜，要了一瓶法国葡萄酒，周晓坡投其所好，对朱丽花饶有兴味地谈起了爵士乐。

周晓坡平常钟情的是小提琴和摇滚乐，对爵士乐一知半解的，但他善于讨巧，又懂得在交谈时怎么做到收发自如，适可而止。什么爵士乐源自美国黑人音乐，于19世纪末发祥于美国南部新奥尔良市，什么以集体即兴演奏为主的“迪克西兰”到“摇摆乐”及后来的“比波普”和自由派，甚至还能说起摇滚和爵士乐的融合及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“新经典主义”的诞生，把朱丽花哄得晕乎乎的，钦佩和心悅问如雾里看花，一下子认为眼前的英俊男子就是完美的化身了，酒喝到酣处，竟有点情不自禁。

“小周，你也该有三十岁上下了吧，为什么还没找女朋友呢？”

朱丽花小心翼翼地试探道。虽然已经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直接去敲开周晓坡的房门了，但她毕竟不是小女生，懂得如何去维护女人的风度和矜持。

“这个，这个嘛，说起来可就话长了。”

周晓坡随口敷衍，脑子里飞转，转而莞尔一笑，接着反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我有三十岁上下了呢？”

“方亚说你是他同学啊，他都三十一岁了。”

方亚是周晓坡多年的同学加好友，朱丽花的顶头上司，他们认识，可以算是方亚介绍的。

“我可比方亚小多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？同学能小多少？”

“嗯，这件事是这样的，我五岁读书，他们都八九岁了，我就老被欺负，于是就拼命留级，后来留上了瘾，结果他们考大学，我就考高中。”

“你在胡说吧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周晓坡一脸认真。

朱丽花不置可否地斜睨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顾盼间媚态百生，又不失落落大方。周晓坡看得都有些飘飘然了，就神乎乎的眼珠一转，接着说：

“结果啊，我读高一和大学生谈恋爱，大家说我有恋母情结，我说哪跟哪呀是同学来着，同学们就都笑了。”

周晓坡说完眼睛一眨，也微微一笑。

“呵呵，编啊，你接着编啊？”

朱丽花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。

“后来我那读大学的女朋友见我天天和同学们混在一块，说我是小朋友，没意思，转眼就把我给蹬了。失恋啊，真痛苦，心灵创伤一直难以抚平，于是到现在还是单身，所以说找女朋友啊，千万不能玩什么姐弟恋，你看啊，王菲和谢霆锋，不就没什么好结果吗？”

“可是现在听说他们又复和了。”

朱丽花听出话中有话，生性敏感的她一下警觉起来。

“复和了更没什么好结果，以后会痛上加痛的。”

“喂！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就觉得女人不能比男人大，违反自然法则，一定没好果子吃。”

周晓坡正在兴头上，根本没发现朱丽花脸色变了，这一下就更加火上浇油了。

“什么狗屁自然法则？人的感情也能用自然法则去衡量吗？你混蛋！”

朱丽花终于忍不住了，刷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她是那种个性极强的女人，尤其在感情上极为敏感，一向自以为是女人花，处处受宠于男人，这次屈尊向一个小汽车推销员抛出橄榄枝本已觉得委屈，哪受得了这种刺激。

周晓坡其实也是得意里借着酒劲一时嘴快，没料到对方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一下愣住了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以为请你吃饭就是对你有那个意思吗？混蛋！”

朱丽花说罢就立刻起身，稍稍理了理身上素雅的白色套裙装，还不等周晓坡开口解释就扬长而去。周晓坡张口结舌地望着桌上刚动筷子的菜直心疼，心想算来算去还得自己付账啊？真是祸从口出。

他悻悻地跑到收银台结了账，出了酒店门，一看停车场连车的影子也没了，连忙问保安，

“刚才那辆停在这的蓝色欧宝呢？”

“开走了啊，和你同来的那位穿白色套裙的小姐刚开走的。”

丧气，真丧气，坐高档房车而来，看来却要乘中巴车而归，售车的事说不定要泡汤，还搭进去三百多块饭钱，这回算是赔到家了。

他一下想起了老朋友方亚，都是这家伙给他惹来的麻烦，这事得让他来解决。

方亚前几天去上海出差，也不知回来没有。

周晓坡取手机拨了号，对方关机，他愈发沮丧，拖着长长的影子无精打采地往汽车站走去。

斜阳将尽，四下里一片昏黄，往返于安冰和奇门的末班车上一会儿就聚满了乘客。

车开动后，坐在车中段左侧的周晓坡郁闷地抽起了烟，稍顷，他感觉右肩被人轻轻拍了一下，接着听到一个清亮的嗓音在身后告诫他道：

“先生，请不要在车上抽烟好吗？”

周晓坡没有理会，他正闷闷不乐地算这个月突然少了三百多块钱，下个月不得不重新安排支出，烟看来也只能抽低一个档次的了。

周晓坡烟瘾不重，一般一个月买一条利群便足够。利群他只抽软包的，找在烟草公司工作的同学批，一百六一条，周晓坡常常觉得抽这么贵的烟有点儿糟蹋钱，但为了交际，便宜的烟是拿不出手的。周晓坡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今天朱丽花却一点面子也不给，让他心底愤愤难平。

“喂！你这人能不能别抽烟啊？”

周晓坡肩上又被拍了一下，他一下恼了，回过头看也没看就凶道：

“全世界那么多人抽烟你管得着吗？”

身后坐着一位扎两条长辫的年轻女孩，头发染成很浅的暗红色，戴着耳机，圆脸，高鼻梁，嘴唇宽而圆润，一双豆荚形的眸子闪闪发亮，清丽间透着聪慧。

女孩上身的淡绿色棉衫正中躺着一只可爱的小白熊，正冲周晓坡扮鬼脸。

周晓坡见是一位漂亮女孩，有点后悔，想把烟给灭了，没料对方却怒目相向回击他道：

“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坐在我前面抽烟，烟全吹到了我脸上，你做你的烟鬼也罢，凭什么害别人啊？”

周晓坡本来就够郁闷的了，这又遇上一个嘴不饶人的，没好气地讥讽道：

“全世界想让我把烟喷到她脸上的女人可多着呢，你可太有福气了，偏偏坐我后面啊？”

“你！你看你一脸的倒霉样儿，哪儿不好坐偏要坐我前面，你不是找骂吗？”

女孩不甘示弱。

“你观察这么仔细？有点色迷迷哦。”

周晓坡突然话锋一转，狡黠地使了一个眼色。

“你混蛋！”

女孩觉得遇上个无赖了，脸都涨红了。

得，得！今天又遇上一个骂自己混蛋的。

周晓坡自嘲地想，正想接着调笑说你还会害羞啊？有手机铃声响起，女孩从背包里掏出手机一听，不是她的，瞪着周晓坡把手机往包里一摔，周晓坡这才反应过来，取了手机接听，是公司经理赵大炮打来的，周晓坡想是买车的事黄了赵大炮兴师问罪来了，心里暗暗叫苦。

“周晓坡真有你的啊！借试车的机会跑去奇门办私事，你可是严重违反公司工作纪律！”

电话里传出赵大炮像放炮一般的大嗓门。

“办私事？没有啊！”

不会吧？把人涮了还要踹人一脚？周晓坡有点紧张了。

“还说没有，没事你要人家开车送你去奇门干嘛啊？看在你这次出色地完成任务的份儿上，姑且饶你一回，这次就不罚你了，下不为例啊！”

“完成任务？”

“呵呵，你少跟我装蒜了，朱小姐回来就很爽快地把购车手续办了，临走前要我转告你在八小时前给她去个电话，你小子人长得不怎地，怎么就那么讨女人喜欢呢？”

“其实大炮你比我更讨女人喜欢的，换在七十年代你可是偶像级的，高仓健啊，老赵你有点生不逢时哦。”

周晓坡得到意外的好消息，心情一放松，就开始拿赵大炮逗乐。

“得啦得啦，我虽然老点儿但也算是师奶杀手，哈哈，好啦，我要下班了，咱明天上班再聊吧。”

对方挂了电话，周晓坡心里一片释然，见女孩还对他怒目相对，连忙把烟给扔到车窗外，对女孩耸肩一笑。女孩正剑拔弩张，对方突然间扯了白旗，颇有些失望地把脸扭向车窗外，不搭不理地戴上耳机，听起音乐来。

此刻周晓坡心间阳光普照，算了算这次近四十万的售车额的提成将近六千，喜上眉梢的他立刻便给朱丽花去电话，

“喂，朱小姐你好。”

“是小周吗？今天有点对不起，我太过敏感了。”

朱丽花一接听就柔声细语的道歉，周晓坡有点儿受宠若惊，连忙回话：

“是我说话不长脑袋，朱小姐真够大度的，道歉的应该是我啦。”

“算了，不愉快的事就别再提了，你不生气就好。”

“哪能呢？朱小姐找我，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我对新车的性能还不怎么熟悉，还想了解一下新车保养方面的知识，你可别嫌我烦啊，晚上我们找家酒吧，你再给我细细介绍一下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，你说哪儿吧？”

周晓坡心想，就冲你买了车的份儿，让我再给讲上十遍八遍的也没问题啊。

“友谊东路的红河谷酒吧如何？九点整我在那儿等你。”

“行！”

晚霞已经消逝，夜幕悄悄降临，路边的村子里灯光点点初上。周晓坡心情格外舒畅，下意识地又想去取烟抽，想起身后的厉害女孩，便强忍住了。他忽然听见女孩在哼一首熟悉的旋律，那是一首很优美的欧美经典老歌，他的记忆突然出现了盲点，总想不起叫什么歌名，这曲子陡然勾起了他的无限思绪。

他忍不住回头瞥了女孩一眼，女孩正趴在车窗口眺望远方的朦胧山色，那神情安详而闲雅，他猛地就想起了小昭来，她曾经就十分喜欢唱这首歌的。对了，这女孩神色间竟和小昭也有几分相像。

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，周晓坡接听，这次发现是自己接错了，回头看看女孩，女孩正在通话，刚喂了两声，就发现手机没电了，急得东张西望，周晓坡微笑着把手机递了过去，女孩犹豫了一下，看看周晓坡真诚的面孔，忽地接过手机，拨了号就别过头自顾自的打了起来。

女孩打完电话，突然发现手里的手机和自己的很相似，拿出自己的一比，发现都是西门子超级概念 Xelibri 4 的，小雨滴形状，一模一样，她把手机递给周晓坡，有点羞涩地露出一丝笑容说：

“谢谢你啊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周晓坡答着刚要接，汽车突然猛地颠簸了一下，坐在女孩身边的一位中年女乘客正打盹儿，身子一歪，一头重重地撞在女孩肩上，把女孩手中的手机全都碰落在车地板上。女孩下意识地轻呼一声，身子稳住后，连忙去拾手机，她刚拾起一支，那边周晓坡也把一支手机拾了起来，挺心疼地在西装袖口上一擦，听见女孩歉然地说：

“真对不起，没摔坏吧？”

“没事没事，挺好的。”

周晓坡假装大度的笑了笑，也没细看手机，就往怀里一揣。

女孩记得掉在前面的那支手机正是周晓坡的，也就没多看自己手中的，也往

背包里一放。

车开到市区终点站，周晓坡下了车去站台接着乘六路大巴回家。他踏上站台后，回身望见女孩在一辆刚停下的红色出租车前伫足。女孩拉开车门正欲上车时远远地也望了他一眼，周晓坡本想对她招招手，但迟疑间女孩已经上车在夜色中往西面缓缓而去。

安冰市的夜空美丽而悠远，在一片片的霓虹闪烁中总能令人感受到城市的几许温情。周晓坡觉得离别总是伤感的，就算是这短暂的相遇，相识，然后各奔东西，也许永不再相见，也能在人心底平添几分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怅惘。

2

回到拥挤的家中，母亲叫他吃饭，周晓坡没胃口，躲进用胶木板隔开的五平方米大的小房间中，往卡座录音机中塞进一盘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，往床上一躺，听着那如水银泻地般的旋律，想着今天快乐的一天，觉着自己现在单纯贫穷的普通小市民生活竟有如此多的乐趣，忍不住脸上浮上开心的微笑。

他想起在黄昏的晚霞中与那个在车上哼歌的女孩的邂逅，想着她和小昭一样可爱的纯净神态，突然又想到自己的手机被她不慎摔落于地，连忙从怀中掏出来仔细查看，发现手机没电了，就插上充电器充电。

周晓坡晚上九点整走进红河谷酒吧，里面霓虹艳影，绿女红男，神秘诡异的英格玛音乐让人仿佛步入幻境。

周晓坡有些茫然，偌大的场子到处一片昏暗，他不知该怎么找朱丽花，正想打对方的手机，后背被人轻轻一拍，转身看见一贯穿着严谨的朱丽花今夜换了一套紫色细麻碎花长裙，妩媚地站在自己身后。

“你这愣头青，人家明明在门口等你的，你却视而不见，跟我来吧。”

朱丽花说着便往酒吧深处走，周晓坡跟在身后，在舞池最里侧设有的高级沙发座落座。立刻有穿裸露黄色迷你裙的女招待前来，性感妖娆，周晓坡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朱丽花瞪他，他伸了伸舌头狡黠一笑。朱丽花问他喝什么，周晓坡答随便，朱丽花便要了两杯干邑和一个果盘。

“朱小姐觉得车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周晓坡主动开口问，面对眼前这位高贵迷人的成熟女子，周晓坡除了谈车不知说什么好。她是那般的聪慧和骄傲，仿佛什么都了如指掌的样子。

“车很好啊，你不会呆到以为人家真的要你来大侃车经的吧？你一天到晚净会吹嘘你们车行的车，就不觉得烦吗？”

朱丽花向来是个很爽直的女人，很直接的暗示。她讨厌那种工于心计凡事绕来绕去的人。

“啊，不谈车那还能谈些什么呢？”

周晓坡当然知道对方的心思，却有意做出夸张的惊讶状。

朱丽花笑着瞪他，说：

“你不是挺能编的吗？再编个故事来听听啊？”

“我还敢编啊？待会儿又惹朱小姐不痛快我可再担当不起。”

周晓坡心有余悸。眼前的女子被男人宠坏了，他的确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是好。

“你这小心眼儿，我要真生气还能约你出来玩吗？另外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小姐小姐的了，挺别扭的，我想我们也这么熟了，叫我阿朱吧。”

“阿朱？这个名字不错，挺好听的。”

“是不是不适合我，我这么老。”

“哪里话，你不是才三十出头吗？这可是女人最有魅力的年龄，何况你看上去也就顶多二十四五岁的年纪。”

周晓坡对顾客一向是不吝溢美之辞，但这句话他倒没有夸张，朱丽花的确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。

“是吗？既然我显得年轻又有魅力，那天底下的男人岂不都该拜倒在我石榴裙下才对啊？”

朱丽花眼波流转，神态傲然，其实又是在主动暗示周晓坡。

周晓坡心弦被拨动。但他觉得眼前这女人的这些温柔处处透着心机，似乎每一个亲昵后面都暗藏着什么，他怕落到对方的陷阱里去，又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抵挡对方充满杀伤力的诱惑。

他定了定神谦卑地说：

“我是一个小人物，向来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敢有非分之想的。”

“什么非分之想？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是很正当的感情，而且你少在我面前装低姿态好不好？我最烦你这点了，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，何况你这人嘴里老把自己说得平凡，其实骨子里更透出一股又臭又硬的傲气来。”

周晓坡觉得朱丽花是真厉害，的确对自己的内心一语中的。他知道不管岁月如何打磨，自己桀骜不驯的本性是不会被磨去的。

他对朱丽花笑了笑，心想难道这女人真对自己动了心吗？面对朱丽花的不愠不火，他真有点儿猜不透。

他早前向方亚打听他这位女同事，方亚告诫他，这女人虽然孤傲得不近人情，但追她的男人还是趋之若鹜。她眼界自是高不可测，而且有传闻，她是安冰的风云人物中赫赫有名的金海集团总裁肖军的情人。

“你傻笑什么？就这么干坐着啊？请我跳支舞总不会辱没了你小人物的‘高贵’身份吧？”

酒吧此刻正放轻柔的华尔兹，在对方妩媚眼神的逼视下，周晓坡有些心神荡漾了，他正欲起身去牵朱丽花的手，怀里的手机响了，他接听，是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，他问找谁，对方狐疑地说找林雅铭，他说打错了，就把手机挂了。

他牵着朱丽花温热灵巧的手指走向舞池，手机又响了，他无奈又接，这回是个男生，还说找林雅铭，他气恼的大声说打错了直接挂断。

他搂着朱丽花婀娜的身子起舞，朱丽花好几次有意无意地把脸贴近他的面颊，他闻着她迷人的香奈儿香水味，感觉她高耸的乳房时而触碰上他的胸膛，令他心猿意马浮躁不安，几乎像迷失在绚烂的色彩丛林中。

在这迷离虚幻的情境中，他有点痴迷，大起胆子正欲去亲吻朱丽花在灯影下娇艳的面颊，手机铃声骤响，他不接，铃声却故意和他作对一般响个不停，他心里大骂，取了手机嘟囔着要关机，朱丽花皱着眉头说你还是接吧，就一脸扫兴地走出了舞池。

周晓坡无奈接了电话，对方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：

“喂，你这手机号明明是林雅铭的，你是谁啊？怎么她的手机会在你手里呢？她人到底在哪儿？”

周晓坡没好气地回话：

“见鬼了吧你？明明是我的手机怎么成林雅铭的了，林雅铭是何许人啊？你喝醉了吧？少神经好不好！”

对方颇感蹊跷，声称自己没喝酒更没神经，并把自己拨打的号码一报，周晓坡疑惑地按动按键一对，果然手机显示屏上赫然是一串陌生的数字。

他一下摸不着头脑了，明明是自己的手机，怎么一下子号码像变魔术一般地变了？

现在手机号码突然变成别人的了，那自己的号码呢？

他正欲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，手机先响了，显示屏上是自己手机的数字，他连忙接通：

“喂，你叫周晓坡对吧？”

“对啊，你是？”

“我是林雅铭，就是傍晚从奇门回来的车上坐在你身后的那位，真对不起，我们的手机一模一样，我把它们给搞混了，拿错了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周晓坡恍然大悟，埋怨道：

“手机也会拿错，你这人也真够迷糊的了，搞出这档子莫名其妙的事儿来。”

“对不起啦，大哥，现在我们把手机换回来吧！”

“你说换回来就换回来啊，我现在正忙着呢，没空，明天吧，明天早上八点半，你到人民路的宏达进口汽车销售中心来找我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？明天，天哪，不行！现在得赶紧换回来，我有很重要的电话要听！”

“现在？现在我没时间，拜托，你一个小女孩能有什么重要电话？顶多让男朋友着会儿急，误会一回了，就让他着会儿急去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们挂了电话后彼此都关机，谁也别再接对方的电话就是了。”

“不行不行不行！真有重要的事啊，算我求你好吧？”

女孩一求他，周晓坡心就软了，但又舍不得朱丽花，犹豫间听到对方又在电话中恳求：

“大哥帮帮忙吧，换了手机我请你吃宵夜好吧？”

“好吧，宵夜就算了，我还得赶回来呢，你说到哪儿找你吧？”

“中山南路的肯德基门口好吗？我现在就在那附近，你打车来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，看来也只好如此了，来回车钱可得你付啊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周晓坡走向座位，朱丽花满脸的不悦，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，对她解释一番，说要去换手机，朱丽花更加不快了，说要去你去吧，就把脸一扭，看着别处。

周晓坡心想，这女人脾气真大呀，方亚没说错，绝对是一个不好伺候的主儿。

“我去去就回来的，最多二十分钟，OK？”

“你走我再坐坐也就走了，你不用再回来了！”

朱丽花态度强硬。

周晓坡觉得这女人太霸道了，一发狠倒洒脱起来，一转身就离开了。他边走

边得意地想，你有钱对吧，你漂亮对吧，你今天涮我对吧，那我今天也得涮你一回！

周晓坡来到中山南路的肯德基门口时并未见到林雅铭，站在车流不断的闹市，他望了望天空，天空星光灿烂，他觉得自己许久都未见过这么美的夜空了。

他在台阶上坐下，燃了一根烟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突然就想起几个小时前林雅铭哼唱的那首歌来，那应该是卡伦·卡朋特的《close to you》。一想起歌名，那舒缓的旋律立刻在他心里流转，他便轻声哼唱起来。

他刚自我陶醉地哼了几句，就望见个头高挑的林雅铭肩挎着一个背包站在了他面前，她把辫子解了，几绺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褐色风衣敞开的前襟上，面容沉静而焕发光彩。周晓坡觉得比傍晚见到她的时候更纯美，一时间竟有点儿看呆了。

“喂，发什么愣呢？”

林雅铭走上台阶伸手在他眼前一晃，周晓坡条件反射般地站起身，颇觉尴尬，也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有些手足无措地从口袋掏出手机递到林雅铭眼前，林雅铭本来也觉得拘束，一下子被他笨笨的神态逗乐了，说：

“怎么，我很可怕吗？”

“还行吧。”

周晓坡一时语塞。

林雅铭接了手机，把另一支还给他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心灵交汇，林雅铭感觉心里一阵骚动，连忙把目光错开，说：

“谢谢你了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。”

周晓坡还是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眼看着林雅铭走出了有十几米远，忽然心头一热，冲她修长的背影大声召唤：

“喂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林雅铭回过头来疑惑地问。

“不是说要请我吃宵夜的吗？”

“不是说你有事免了吗？”

“可是我现在没什么事儿了。”

林雅铭低头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地往肯德基门里走，周晓坡顿觉云开雾散，跟着走了进去。

找了座位坐定，林雅铭先开口对他说：

“今天接到你一个电话，一个叫方亚的，挺关心你的，把我当你新女朋友了，问这问那的。我说是手机拿错了，他总不信，总打来要找你问话，挺难缠的一个人，不过还算有趣儿。”

“哦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一个精力过剩的人，爱管闲事，我单身他比我妈还急，呵呵。”

周晓坡想到下次遇见方亚他更要没完没了地追问就觉得好笑。

“这样啊？那，那，那能知道你是干嘛的吗？”

林雅铭显得谨慎地问

“汽车推销员，你呢？”

周晓坡大方地说

“我还在读书呢，大四了。”

“大学生啊？你今天可真够凶的。女孩儿太厉害了可不好。”

“那要看对什么人。”

“难道说我是坏人不成？”

“难说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。

周晓坡正琢磨着找什么话题接上好，林雅铭的手机就响了，她一接，脸色骤然凝重起来，匆匆走到一边，对着电话说了几句什么，接着又边打听电话号码边往楼下走，周晓坡看着她头也不回的消失，心想这是怎么的了？今天又要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人涮吗？

他焦躁不安地坐在座位上等，大概五分钟后，手机响了，是林雅铭打来的。

“真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先走了，改天再请你好吗？”

“行，你有事就去吧。”

周晓坡嘴里答得爽快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也不知怎的，他觉得自己可能以后更难见到对方，不由自主的快步走到窗口，只见明亮的街灯下，一辆三菱吉普停在林雅铭身前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下车替她开了车门，她对那男子问了句什么，青年男子答了一句，她便乘车离去了。

那一定是她男朋友吧？周晓坡心里禁不住有点儿发酸。一晚上的折腾，晚饭又吃得少，他真觉得很饿了，顾不得阵阵漾起的失意，去服务台买了两份炸鸡腿大啃起来。

这个林雅铭，还真的很像小昭呢，他有些怅然若失地想。

两个月前，周晓坡随公司经理赵大炮去深圳提取三辆进口汽车，逛电子城时无意间发现有舒淇刚出道时拍的写真光碟卖，方亚是个舒淇迷，周晓坡就给他带了一张。

回到安冰向方亚报喜，方亚当即答应请他吃晚饭。

飞鹰广告公司是安冰名气最大最具实力的广告公司，方亚大学毕业就在这家公司打拼，现在任这家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当天下午，周晓坡把光碟送到方亚的办公室，方亚为先睹为快，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放起来。

方亚说舒淇的体形完美，周晓坡却嫌她的胸脯小了点儿，两个人正争论，办公室的门“砰”地被推开了，只见冷傲的朱丽花出现在门前，她满脸怒气敲着门问：

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那是周晓坡和朱丽花第一次碰面，他一眼就瞥见她那对迷人的高耸双峰。

方亚连忙停止了播放，向朱丽花点头应允，听到周晓坡低声嘀咕：

“喏，舒淇若换上这对就当真完美了。”

方亚低声应道：

“大吧？我们的企划部经理，可怕的是这女人脾气更大，你瞧着吧。”

果然朱丽花颇有些豪迈之气地大步走到办公桌前，把一叠文件甩到方亚眼前，大声斥责道：

“方亚，你太过分了吧？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两个月的策划，你就这么一笔给否决了？”

朱丽花在广告公司才干过人，是公司的顶梁柱，常常恃才傲物，又是火爆性子，平常同事都让她三分。方亚虽说是她的顶头上司，也没少受她的气。

“怎么？做了两个月就不能否决吗？”

方亚扬着脸慢条斯理地问道。

朱丽花最恼方亚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俯下身双手扶在办公桌上逼视着方亚道：

“当初的产品推广方案是金海集团选定的，广告的样子他们看了后也很满意。